

藏

書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九

○詞學儒臣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擊劍名犬子及長文翁遣受七經學于長安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又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文學之士鄒陽枚乘及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

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卭令王吉相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卭令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卭富人卓王孫程鄭輩相謂曰令有重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至日中長卿謝病不至臨卭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強而至一坐盡傾酒酣臨卭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

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
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
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
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
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
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
此相如與文章
相如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而令文君當
天下至
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
令知有卓王孫者此女也當大喜何恥爲
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

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

正護身非失身

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藉
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
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為郎相如為
郎數歲會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
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乃拜相如為中郎
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
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
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
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

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方知女有眼睛也而厚分與
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
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關益斥還報天子天子大
說後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相如
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因
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
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
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間
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

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人之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好色常有消渴疾

李生曰論者以相如詞賦爲千古之絕若非遭逢漢武亦且徒然故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聽者希則爲者雖工而其志不樂況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

遺所以為大奇也嗣是而降賦莫盛於楊雄文莫尚於韓愈然雄已不見知于漢而愈亦不復見知于唐且其時取人以詩賦天子好音君臣道合賡歌迭唱可謂至盛極文郁乎有斐之時也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者獨奈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眞不世出之雄者有非過也雖然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臨卬也臨卬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產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

心其陪列賓者衣冠濟楚之一何偉也空自見令兩
不見人但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
誰能聽之然則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
如孟光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夫斗筲
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
忍小恥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
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皇安可誣
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材士數奇寡諧奈之何彼
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於世于是以感慨而私論之

未敢以語人也

○伍被

伍被楚人也以才學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養士數千人高材者有八曰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而被為冠首淮南怨望厲王死時時蓄有邪謀後坐東宮召被欲計事呼被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

毋囚之三月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
爲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
故聖人萬舉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
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
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因稱說漢
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
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被曰臣所善
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
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

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
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
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皇太后所賜
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復問被曰公以
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
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
為錢煑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衆
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卒破大梁敗
狐父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

而紀爲天下戮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頴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維陽耳何足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十八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

天下嚮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
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
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
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
瀕之粟致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
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
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
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
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

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嚮應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

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
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
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響也而大將軍
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
過矣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
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
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
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
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

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身於東宮也被因淮游

而起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

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

誅被

○王褒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蓺

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

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

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
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
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侯
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
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
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
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爲聖主
得賢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

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

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
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
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
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
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
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
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由此
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
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

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
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
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
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
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
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
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
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

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溱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

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

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

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行修飭擢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

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

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
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於左右四
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
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
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
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
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
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
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乃使其外親上變事

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懼其傾危乃上封事其略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

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寖乃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後三歲餘孝宣廟闕

以其晦日有蝕之辭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揚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亦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遂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

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

上疏諫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毋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

墳掩坎其高可隱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鳬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

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向又睹俗彌奢淫而趙衞之屬起微賤踰禮制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時時上疏言得

失陳 法戒書數十上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
嗟 人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寖甚向雅奇
陳 自謀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
危劉氏今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
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輒加優
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
見向歎息悲傷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
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
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

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
已復上奏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
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
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居列大
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
氏篡漢李生曰予讀戰國策而知劉子政之陋也夫
春秋之後爲戰國既爲戰國之時則自有戰國之策
蓋與世推移其道必爾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
之也明矣況三王之世與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

霸何以獨盛於春秋也蓋是時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諸侯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相與尊天子而協同盟然後天下之勢復合于一此如父母臥病不能事事羣小構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爲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爲兄弟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僭父母之權而實父母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童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於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從此五霸迭興更相雄長夾輔王

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蟲遲遲復至二百四十餘年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諸侯又不能爲五霸之舍者於是有志在吞周心圖混一如齊宣之所欲爲者焉晉氏爲三呂氏爲田諸侯亦莫之正也則安得不遂爲戰國而致謀臣策士于千里之外哉其勢不至混一故不止矣劉子政當西漢之末造感王室之將懼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戰國之空其見固已左矣後鮑以吳生于宋元之季聞見塞胸仁義盈耳言固褒貶行尾齒及乃曾子固自負不少者也咸許其

文章本於六經矣乃譏向自信之不篤邪說之當去則亦不知六經爲何物而但竊褒貶以繩世則亦[illegible]飢異吳亦魯衛之人矣

崔駰等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祖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莽時篆兄發得幸於莽位至大司空乃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遂單車到官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

所至之縣獄犴塡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固爭篆曰邦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盖所願也遂稱疾去客居榮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焉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時人譏其太玄靜駰擬楊雄解嘲作達旨元和中肅宗始修

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
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謂其侍中竇憲曰卿
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帝曰公愛班固而
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憲由此見駰笑謂駰曰亭
伯吾受詔交公遂揖入為上客居無幾帝幸憲第時
駰適在憲所帝聞欲見之憲以為不宜帝悟曰吾能
令駰朝夕在側何必於此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
重戚辟駰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
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

諫譏慝不能容因出驅爲長𡊮亭長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閻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

以發寵惑蠱先帝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長史共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而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而禪未敢決會北鄉侯薨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兄弟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閩而止之時陳禪爲司隷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子寔字子真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

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凡天下所不理者嘗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僞巧百姓囂然復思中興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

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揩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其達者或矜名妬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

故宜量力度德參以霸政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厎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

可復理亂泰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傾險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

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

齊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建寧中病卒追
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
臚袁隗樹碑頌德寔從兄烈有重名歷位郡守九卿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
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
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
畢會帝顧謂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
譽衰減久之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
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今登

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烈亦有文才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人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

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

于家袁山松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疑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以觀見當時其五篇云符之論曰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

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
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
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入尊杖殺伐白起蒙恬
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illegible]主以為忠天以為盜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
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
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
喪其本心疏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
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

貧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弑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顯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illegible]

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以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美豈不惑哉夫國以賢興以謟衰君以忠安以佞危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

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耳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榦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三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夫士者貫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從武得士亦資暴秦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

飾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

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其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有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贍旬殭富者猶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宄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

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廷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宄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

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
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
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以養姦活罪放縱
天賊也夫性惡之民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
旦脫重梏夕還囹圄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
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
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後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旣入而問曰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兾之間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

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幹卒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淸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

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亨羔豚以奉之躑躅畦苑遊戲
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
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
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
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
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
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
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志其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
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

鸞驎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枻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要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

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東海繆襲常稱統不
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今簡撮其略曰豪桀之當天
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
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
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
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
埶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
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
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

而以奮其前志詎有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桀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亾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

下同惡目極角觝之戲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澶漫彌流無所底極遂至熬天下脂膏斵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

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
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
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
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
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喜怒則
人隨其心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
智詐小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
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

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肎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
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蹐
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
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
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
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
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絜爲諱惡設智巧以
避之焉況肎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
愆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

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値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五之

長才足以長一五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

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絀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慝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戸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戸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

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閒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

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賊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潔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

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

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漢之隆盛於是爲在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

擾百姓、忿怒四夷、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又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愼、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埶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

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
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
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
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
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喆君子哉光武奪三公
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盖親
疎之埶異也末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
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
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

守、入爲尙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之爲列、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上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又特詔問邕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詔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邕經學深奥、故特遣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邕對、其末曰、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

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洩中常侍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邕於洛陽獄劾以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璜女夫也使客追刺邕客感其義莫肯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邕得免焉在東觀時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未及成書因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

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其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隲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留人也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

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
言題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建寧三年辟
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
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
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
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
正焉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

帝嘉其才高會大赦乃赦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不答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慚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謗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告其吳人曰吾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閒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故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是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為

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異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邕初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客有彈琴於屏間者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以告主人主人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邕曰此足以當之矣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邕不得已詣府署祭酒甚見敬重

於是遣騎送去，歸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當以不起折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入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嘗與諸文士共草奏，並極才思，衡見之，開省未周，因毀抵地，表大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成文，辭義兼美，表復大喜，益重衡，衡復侮慢表，表恥之，轉送至江夏。江夏太守黃祖亦善待衡，衡爲作書記，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與衡遊，共讀蔡邕所作碑，射愛其辭，既還

恨未得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及射馳使寫碑還校如之以是射益歎伏焉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酌酒而請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慚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便欲加箠衡大罵祖恚甚遂殺之射徒跣來救已不及矣死時年二十六其文亦亡失可惜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九